

五戒相經箋要—若居士以盜心取經卷 悟道法師主講
(第二十九集) 2009/10/21 中國山東省海島金山寺
檔名：WD11-003-0029

《五戒相經箋要》。佛陀教育網路學院的同學，大家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學習到不盜這條戒，在經文我們學習到偷盜舍利，我們現在請看經文：

經【若有居士以盜心偷舍利。犯中可悔。】

下面有《箋》：

箋【不可計價值故。】

經【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。佛亦我師。清淨心取者。無犯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一段是『若有居士』，假若，這是假設的言詞，受了三皈五戒的居士，『以盜心偷舍利』，是犯中可悔罪。我們上一次學習到這一段，這一段就是以偷盜的心去偷舍利。舍利，在我們佛門可以說佛弟子都知道有舍利，大家對舍利也非常的恭敬。在中國，有三個地方，藏有佛的舍利。舍利是印度話，翻成中文叫做身骨，或者靈骨，它有堅固的意思，所以舍利子又叫堅固子。

在印光祖師《文鈔薈華錄》裡面也有開示，有關舍利這方面的問答。在《文鈔薈華錄》講：「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，非煉精氣神所成。非特死而燒之，其身肉骨發變為舍利。當知舍利，乃道力所成。丹家不知所以，妄臆是精氣神之所煉耳。」《文鈔薈華錄》給我們開示，舍利是怎麼來的，祖師給我們說明，舍利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。是戒定慧力，不是煉精氣神所煉成的，煉精氣神是道家的說法。實際上，舍利不是我們身體裡面精氣神去煉的，不是。舍利，因為它「非特死而燒之，其身肉骨發變為舍利」，舍利不是因為我們這個身體的肉，我們身體的骨頭或者毛髮，

燒了之後變成舍利的，不是這個。「當知舍利乃道力所成」，是修戒定慧的道力凝聚而成的；不是從我們身體的肉、骨頭，或者毛髮去燒燒，變成舍利的，不是的，它是戒定慧所成的。

因此現在很多人在研究舍利。早年我剛出家的時候，佛門也盛傳，有一些高僧大德，在家出家都有，往生之後燒出舍利。當時有一些醫學界的，就提出一個看法說，舍利，可能是出家人都吃素，豆腐吃太多了，有腎結石、膀胱結石。他說舍利就是腎結石、膀胱結石，我們聽到這些報導，就知道這都是外行的。因為舍利不是我們身體來的，是修行戒定慧的道力，呈現出來的。所以真正的舍利子，你用鐵錘敲，它敲不碎的。如果你說燒出舍利子，手拿來一捏就碎了，那不是真的舍利子。舍利又叫堅固子，鐵錘敲不碎的，你可以想像它的堅硬度有多麼的堅硬，所以才叫舍利。當然，舍利是修行成就的，不是像道家（丹家就是我們中國道家煉丹）煉丹，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這個精氣神，不是的，這一點祖師也給我們說明。

舍利的種類也非常之多，也是一種感應。有人念佛，念一念，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。過去有人刺繡《龍舒淨土文》，針頭就出舍利了。古時候有大德高僧，他在沐浴、在洗澡，都洗出舍利出來了。還有一個禪宗的大德，他剃頭髮，頭髮一剃下來，都變成舍利。這個是修行道力所感應的。因此舍利，除了佛菩薩往生之後焚化，大家可以去撿到舍利；但是在平常，還沒有往生，也會有舍利。一九九〇年我第一次到北京，去看黃念祖老居士。黃老居士就跟我講，當年夏蓮居老居士在世的時候，領眾念佛打佛七。他說那一次佛七有四十幾個人，那一次佛七感應到拜墊都有舍利。從這個地方，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，舍利是修行道力所成就的。

此地講居士以盜心偷盜佛的舍利，這個犯偷盜戒了，你受了三

販五戒就不能偷盜的。偷盜當然就犯戒，偷盜就是沒有經過管理的人同意，比如說這個寺廟有供舍利，沒有經過負責人同意，你就以盜心把它偷過來，這樣就犯了中可悔罪。此地沒有講價錢，在藕益祖師的《箋》裡面給我們講，「不可計價值故」，舍利是無價之寶，無法用世間錢財的價值來計算。因此我們看到前面所講，你偷盜什麼物品，它都可以用錢來計算，如果達到五錢就犯了不可悔罪；五錢以下的犯中可悔、小可悔。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舍利，沒有講多少錢，就是它是無價之寶，不可計價。這一條跟其他的就有明顯的不同。偷佛的舍利，無價之寶，他結罪只是結中可悔罪，不是結不可悔，這個也是跟偷盜其他的東西結罪也不一樣。

我們接著再看下面。『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：佛亦我師，清淨心取者，無犯。』上面是講，若有居士以盜心偷舍利，是犯中可悔。這個居士，「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」，他不是用偷盜心，他是以恭敬心，心裡有這個念頭。「佛亦我師」，我現在受三皈依了，是三寶弟子，也受五戒了，佛是我的老師，佛留下來的舍利（這個地方特別是指佛舍利），以清淨心來取這個舍利，這樣不犯戒，不結罪。這一段講的跟上面講的同樣是偷取舍利，但是上面是結中可悔，下面這個不結罪，它的差別就是上面經文講的是以盜心，就是偷盜心、佔便宜的心，他不是恭敬心，心態、動機不一樣，因此結罪也就不一樣，一個結罪，一個不結罪。

舍利，現在佛的舍利也是比較稀有，在大陸寧波阿育王寺、西安的法門寺有佛的舍利，這些有藏舍利的地方，這是很稀有的。現在這個舍利，你要看也不容易看到。實在講，你要去偷盜舍利，除非是裡面管理的人，不然外面的人，你要怎麼樣，也很難去偷盜舍利。舍利，最重要的，我們要以恭敬心，不能把它當做古董，或者一個寶物，這樣來收藏，如果用這樣的心態就變成偷盜心。對佛的

舍利，你以恭敬心來禮拜，都會消業障。

我們看《影塵回憶錄》，諦閑老法師有一個曬蠟燭的徒弟，他也有個補鍋、補碗的徒弟。這個曬蠟燭的徒弟，他也是一個大字不認識，他在做香燈（我們淨老和尚講席當中，也常常提到這個公案），人很老實，都沒有心機的。寺廟裡面的人開他玩笑（南方夏天都要曬經書，因為南方潮濕，利用夏天出太陽，把藏經、經書都請出來曬太陽，除濕），人家就跟他開玩笑說，你那個蠟燭也會長霉，也要曬一曬。他真的就把蠟燭拿去曬，到了太陽下山，要把蠟燭收回來，結果蠟燭都融掉了。後來寺院的人就說，這個人笨得這個樣子，就不想要他；就騙他，就跟他講你智慧實在是太高了，在道場做香燈實在是太可惜了，你到諦老那邊去學經教，以後會弘範三界。人家是騙他的，他傻傻的，就很高興，包袱準備好了，就到觀宗寺去找諦老。諦老一看就知道，這個人是被騙來的。他很認真，要來學經教，將來弘範三界（在《影塵回憶錄》講，他有地方上的口音，也講不清楚，弘範三界他聽作混飯三界，就是混一碗飯吃的混飯）。諦老看看，這個人也是很老實的。古來這些祖師大德，他會觀機，知道這個人雖然沒有文化，但是善根深厚。他說你要跟我學經教可以，你先到寧波阿育王寺，先去拜舍利，拜三年。他真的就去拜了，去阿育王寺，每一天他就拜舍利，拜三千拜。結果拜了三年，業障消了，他開悟了，後來經教不學自通。以後諦老沒有空的時候，講經就請他代理，他真的後來也成了一個講經的法師。他這個利益都是從至誠恭敬當中得來的。

所以你以恭敬心取舍利，不犯戒，而且有功德，因為你是恭敬心。如果說沒有恭敬心，只是想請舍利來家裡供，佔為己有，那就變成盜心，這樣就要結罪，結中可悔罪。這個不可不知道。這是講到偷盜舍利這一方面的。我們接著看下面的經文：

經【若居士以盜心取經卷。犯不可悔。計值輕重。】

下面的《箋》，我們再念下去：

箋【所盜經卷若值五錢以上。則不可悔。若減五錢。中可悔也。
。】

這段經文是以盜心盜取經卷，就是經典。『若居士』，受三皈五戒的居士，以偷盜心去盜取經卷，『犯不可悔，計值輕重』。這裡經文講「犯不可悔，計值輕重」，沒有明白講價值多少。《箋》給我們註解說，『所盜經卷若值五錢以上』，「五錢」在蕩益祖師那個時代，當時的錢是八分銀子；就是按照當時當地，購買物價來計算，是值八分銀子。最近我們在學習這段盜戒，五錢，自古以來，根據一些資料調查，這個說法也很多種。原來我們大概計算，現在值人民幣三百塊；後來又查資料，更少，大概值十五塊人民幣。五錢，我們一看也可以明白，它價錢不是很高的，而且是相當之低。只要超過五錢，就犯不可悔，就破戒了，不能懺悔，作法懺就不能懺了。『若減五錢，中可悔也』，如果價值少於五錢是中可悔，中罪，是可以懺悔的。此地祖師給我們再補充解釋。

我們現在如果受了這個戒，當然是不要偷盜，萬一不小心犯了盜戒，結什麼樣的罪，就是以這個標準來結罪。此地跟上面偷舍利也是有同樣的意思在，雖然經文沒有明顯的寫出來，但是也有這個含義。你看上面說，以盜心去偷佛的舍利，結中可悔；這一段經文是以盜心取經卷，是犯不可悔，不可懺悔，「計值輕重」，如果超過五錢就不能懺悔，五錢以下是中可悔，都有罪的。如果我們比照上面這段經文講，若以恭敬心取經卷，應該也是無犯。那什麼樣才是恭敬心，什麼樣是盜心？這個區別，恭敬心就是他不為自己，他不是自私自利的，沒有私心，不是佔為己有；如果佔為己有，那就犯盜戒了。

像現在有人把佛經去排版打字，然後他就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就犯了偷盜，就犯盜戒。為什麼犯盜戒？因為他保護他私人的利益，他要賺錢，犯了盜戒。經是佛講的，佛也沒有賣版權給他，因此他就犯了盜戒。如果你是為了眾生的法身慧命，照戒律的開緣來講，無犯。就像舍利一樣，以恭敬心，你為眾生不是為自己，如果為自己的利益就犯了盜戒。所以經文我們要看清楚，「以盜心」，偷盜的心，偷盜心就是為自己，自私自利，要佔便宜，有這個念頭就是盜心，就犯戒了。如果不是為自己就無犯。

像唐朝時代，印度的般刺密諦法師，他就是偷盜印度的國寶《楞嚴經》來中國，他是用偷盜的。他為什麼用偷盜？因為當時國家把《楞嚴經》列為不可外傳的經典，列為禁品，禁止出口。般刺密諦法師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他知道中國的因緣成熟了，這部經中國地區學佛的人需要。這個地方的人，在那個時候善根、福德、因緣成熟了，可以接受這部經典，需要這部經典。所以他偷盜，一共偷三次，第三次才偷成功。第一次跟第二次都被攔截下來，過海關被抓到。第三次，他就把自己的皮膚割開，把貝葉經就藏在皮肉裡面，再把它縫起來，用盡苦心，過海關檢查，檢查不到，這樣走私過來的。現在講走私，大家比較清楚。到了廣州上岸，他再把這部經取出來，然後再翻譯，我們中國人才有因緣看到《楞嚴經》，學習到《楞嚴》。如果當時般刺密諦沒有偷盜，我們今天中國人看不到《楞嚴經》。般刺密諦有沒有犯盜戒？沒有，他沒有犯盜戒，他這個叫開緣，因為他不是為他自己。如果他為自己，自私自利，他偷這部經來中國賣多少錢，他自己回去就富了，那他就犯盜戒了。他沒有，他來是布施供養，供養大家，大家都有機會讀到這部經典，看到這部經典。

所以根據這個公案來看，再比照舍利這段經文來對照，應該盜

經卷也是同樣的一個意思，雖然經文沒有明顯的列出來，但是有它的含義在裡面。所以在經文，我們特別要留意的就是以盜心，就是自私自利偷盜的心、利益自己的心，這個就是盜心。所以有這個區別。像現在有一些佛經，有一些出版商拿去就印上版權所有，翻印，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。過去，早在二十年前，我在台北華藏圖書館負責印經。有一次是印一部經，但是那部經有人拿去登記，印上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你拿去翻印他就要追究。我們淨老教授就叫我去印這部經，當時我就跟師父報告，我說：師父，它後面有打上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，能印嗎？師父當時就給我大聲的開示說：你現在拿去印，你被抓起來關，你非常的光榮。你為什麼被關？你為了弘揚佛法這樣被關的，有價值！趕快去印。我就二話沒有，依教奉行。所以我們根據戒律上的開遮持犯來看，我們的確不是為自己，我們沒有在營利，也沒有在賺錢。經印好了，都是免費供養大眾的，我們並不是圖利的，所以在戒經上講，無犯。如果世間法律要追究，那就如同淨老和尚講的，我們也很光榮，被關得非常光榮。所以這些我們都要把它分辨清楚，我們在持這個戒，才知道怎麼來受持。這一段經文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我們接著再看下面這一段經文：

經【夫盜田者。有二因緣奪他田地。一者相言。】

『相言』，《箋》裡面有註解：

箋【即告狀訟於官府也。】

相言就是訴訟，到法院告狀。

經【二者作相。】

《箋》裡面講：

箋【即立標示界限相也。】

經【若居士為地故。言他得勝。若作異相。過分得地。值五錢

者。犯不可悔。】

在《補》裡面也給我們講，《補》是弘一大師的《補註》。

補【此節屬田處。】

我們前面看到，盜戒這一大段經文，有虛空處，有田處，有共期處。處就是處所，你偷盜的一個處所。這一節經文講的屬於田處，田地。廣化老法師的註解也有講：「若以盜心，取得他人田地契約，改換名字等，犯不可悔罪。」把別人的田契，就是所有權狀，拿來改成自己的名字，偷天換日，這樣也是犯了不可悔罪。這個是講盜田地，偷盜別人的田地，『有二因緣奪他田地』，有兩個因緣奪取他人的田地。別人的田地，他用偷盜的手段，用偷盜的心理，去奪取過來佔為己有。

第一個因緣是「相言」，就是去告狀、訴訟。自古以來，這些事情都有。這些訴訟案件，為了土地的糾紛，引起訴訟。訴訟，往往也會有人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取得勝訴，就是他訴訟贏了，打官司他打贏了。比如說在文字上，或者用一些計謀，奪他的田地。我舉一個例子，以前在台灣，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。一些老農夫也不認識字，那些認識字的人要奪他的田地，就給他寫一寫，一些契約書，他也看不懂。只要他簽名畫押、蓋手印就好了，騙他的，他就蓋上去了。蓋上去證據都很明白，你願意給人家的，他到法院怎麼告也告不贏。有人用這樣的手段，去騙那些人。當然是犯了偷盜，破戒了，犯偷盜戒了。就是利用官府的關係，或者律師、現在很會鑽法律漏洞的人，去贏得訴訟，惡意的去霸佔、奪取人家的田地、財產。小從個人，大到一個團體、一個國家，都有這個事情。所以國與國之間的邊界、土地也會糾紛，一定是有一方犯了偷盜戒，這個就不行。

『二者作相』。「作相」是另外一種因緣，就是另外一種方法

，『即立標示界限相也』。這個在台灣是屬於地政事務所。比如說你家裡的土地，它有編號，他們要去立界限的。你的地到哪裡，他的地到哪裡，到哪一條線是你的地，哪一條線是他的地。如果要佔人家便宜，他的界標原來在這裡，他把它移過去一點點，一條很長，他就多了很多出來。這個也常有的事情。所以在我們台北，現在雙溪山上（下個禮拜一，可以放給大家看看，大家如果有時間，放給大家看看），這個也是居士供養的。原來我就說陳居士：我們蓋不要去侵佔到別人的地方。他說：沒問題。他什麼都沒問題，但就是蓋到人家的地方了。後來人家就寫公函來，說要我們遷走。我馬上就遷走，他交給我，我一定不會去佔用別人土地的。所以這要有一個「立標示界限」，它有一個界限。這個界限，他也可以作弊，他可以移一點，或者到地政事務所去賄賂賄賂，給你移一點，那你這個土地就減少了，要偷盜那一方就增加了。或者好的給他換成不好的，不好的給他換成好的，這個都有。這些土地糾紛，自古以來都有，都會去爭的，就是 he 會去佔別人便宜，偷盜。這是第二種因緣。

我記得去年在廬江做繫念的時候，有一天早上，居士帶我到桐城去，看一個宰相的故宅。這個宰相是哪一個朝代，我記不起來了。有一條巷子窄窄的，這麼窄；就是跟他們隔壁，也是一個大戶人家，那個大戶人家的牆壁侵犯到宰相他們的地了，他那個牆就把它砌過來了。後來這個宰相的家人就發書信送到京城給這個宰相。那個宰相也是肚量很大（能做到宰相肚量都很大，宰相肚裡能撐船），他說沒關係，讓他幾寸又何妨，宰相他那個牆就移過來，後來就變成一條小巷，現在還留著。自古以來就有這個事情，這個就是要佔別人便宜的，這個就犯了偷盜戒。

『若居士為地故，言他得勝』，「若居士」，假若受三皈五戒

的居士，為了奪取別人的土地、田地；「言他得勝」，就是到官府去告狀，他告贏了。實在講是他佔人家便宜，反而他告贏了，用種種手段他勝訴，得到這個田地了。『若作異相，過分得地』，「異相」就是說，你把原來那個界標移動了。原來這個不是你的地，你把它移過去一點，你就多出來了。「過分得地」，如果價值達到五錢，就犯了不可悔罪。土地，我看很容易就超過五錢，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。所以這條戒非常的嚴格。這是講你受了戒的人，這樣就犯戒了。盜戒的戒相很細的。沒有受戒的犯了偷盜，是不是沒罪？一樣有罪，這是性罪，一樣有因果報應的。受了戒，除了有性罪之外，再加上破戒罪，是兩重罪；沒有受戒，他只有性罪，他沒有破戒這條罪。並不是沒有受戒，他造了這個業就沒罪，不是的，它本來就有罪，只是受戒的人多一個破戒罪。此地經文講的，是就破戒的罪來定的，不是就性罪。

此地我們引用一個公案，因果報應的事情，來跟諸位同學報告。這個因果故事是出在《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三》，回覆郭漢儒居士的一封信。這個公案也有編入在《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》，有節錄編進去。原文是比較完整，我們現在把原來這個文找出來，我把這個文念給我們諸位同學大家聽聽：「現在西洋戰事劇烈，若不即結束，則將延於吾國。凡中外各國強弱不一，其受害固皆同等。非敗者受害，而勝者得利。按實而論，被人殺者固可憐，專殺人者更可憐。彼止知目前，則勝者似乎得益。若並來生後世看之，殺人者比被人殺者苦深萬倍。惜世人皆不知也。」到這裡是一段。這一段是講祖師當時在世的時候，剛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。「西洋戰事劇烈」，也延伸到我們國家來了。在當時，中國外國強弱不一，有的強有的弱。不管強或者弱，戰爭都是同樣受害的，所以受害皆同等。不是敗者受害而勝者得利，不是打敗的人他受害，打勝仗的

人他就得到利益，事實不是這樣的。「按實而論」，被人殺的固然很可憐，但是專門殺人的人，他就更可憐。為什麼？「彼止知目前」，一般人只知道眼前，「則勝者似乎得益」，勝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。若以來生後世去看，從三世因果去看，「殺人者比被人殺者苦深萬倍」，殺人的人比被人殺的人，他將來要受的苦是深千倍、萬倍都不止。「惜世人皆不知也」，惜就是可惜，世間人都不知道這個因果。

祖師舉出《清涼山志》一個公案，清涼山就是五台山，《清涼山志》記載五台山的一些事情。「載隋代州趙良相，家資巨萬。生二子，長曰盈，次曰孟，盈強孟弱。其父將終，分家資為二，孟得其上。父死，盈盡霸孟之家業，但與孟園房一所，孟傭力自活。未久盈死，生孟家為子，名環。又未久孟死，生盈家為盈孫，名先。環為盈家之僕。」我們先看到這一段。這一段是《清涼山志》記載，隋朝代州，代州就是現在五台地區，到民國成立之後把州改為縣。隋朝這個時代，在代州這個地區，有一個富人家相當有錢，叫做趙良相，「家資巨萬」，家產非常富有。他生了兩個兒子，「長曰盈，次曰孟」，他的長子叫趙盈，他的次子（第二個兒子）叫趙孟。「盈強孟弱」，長子比較強勢，次子比較軟弱。「其父將終，分家資為二」，把他家的資產分為兩份。「孟得其上」，第二個兒子分得稍微好一點，可能他父親看到這個兒子比較軟弱，多給他一點點；或者分稍微好一點的給他，可能是這個情況，所以孟得其上。

「父死」，他父親死了，「盈盡霸孟之家業」，他哥哥就把弟弟的家業全部霸佔過來了。只留一間園房給他弟弟，其他的田產都被他霸佔了，就是我們講被他盜取、偷盜了。孟什麼都沒有了，只有一間園房，一所房子。「孟傭力自活」，傭力就是替人做苦工，這樣過生活。「未久盈死」，沒有多久趙盈死了，就是趙孟的哥哥趙盈

死了。趙盈死了之後，就投胎生到趙孟的家，做趙孟的兒子。「生孟家為子」，名字就叫環，叫趙環（趙環就是趙盈的前身，投胎到他弟弟家裡，給他弟弟做兒子，變成他弟弟的兒子）。「又未久孟死」，又過沒多久，趙孟也死了，「生盈家為盈孫」。趙孟（就是趙盈的弟弟）沒有多久也死了，死了就投胎到他哥哥趙盈的家，做他哥哥的孫子，「名先」，就是趙先。

「趙環為盈家之僕」，這個趙環就變成趙盈家的僕人。因為趙孟生前家產都被哥哥佔據了，就給他哥哥做僕人、做工過日子；現在他哥哥死了，投胎到他家來了，變成他的兒子，就是趙環，變成趙環就到趙盈的家做僕人。「先欲朝五台」，趙先要去朝五台山，

「命環隨行」，因為趙環是他的僕人，在他家做長工。這個趙先就是趙孟去投胎的，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孫子，他就命令趙環隨他到五台山去朝山。「環知其伯霸產事，思欲殺先」，趙環知道他的伯父霸佔他父親的產業，所以就非常氣憤，就想要殺死趙先。

「幸得其便，行至五台僻處，持所匿刀謂先曰：汝祖霸我家業，令我世窮，我今殺汝以洩憤。」趙環看到機會來了，趙先找他去朝五台山，走到半路看到沒有人，他就把事先藏好的一把刀拿出來，就要殺死趙先。他說，你祖父趙盈霸佔我家的產業，讓我們家這麼窮，我現在要殺你洩憤（其實現在這個趙環，就是趙盈的後身，是他把人家霸佔的，現在反過來，他又要去欺負、要去殺趙先，趙先是他的弟弟）。「先疾走」，環就在後面追，「入一茅蓬，一老僧止之曰：此處不可行凶」。到五台山，跑到一個茅蓬，一個老僧禁止他們說，這裡不可以行凶。「環曰：吾殺怨耳」。趙環說：我要殺我的怨家。「老僧令坐，各與一杯茶飲之」。這個老僧是得道的高僧，就說好好，你們兩個先坐下來，倒一杯茶給他們兩個人喝。兩個人喝下去，宿命通現前了，「遂知前世事」，知道原來趙環就是

趙盈，趙先就是趙孟，原來是他們兩個兄弟，現在死了投胎又碰在一起了。知道前世的因果了，兩個人都哭起來了，「遂在山出家」，兩個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。這是一個公案，就是說你去偷盜別人的，佔不到便宜，而且是偷盜自己的福報。

「倘各國皆見前後世事，還肯專以殺人為強國之要政乎？」這是印祖當時的開示。他說，倘若每一個國家這些領導人都知道這些前生後世的事情，知道三世因果報應，他還會專以殺人作為強國的政策嗎？不會了。因為知道他這樣做法是害到自己，想要自己得利益，反過來是損害到自己。這是一個公案，跟霸佔田地這段經文有相關的，我們提出來，跟我們同學來分享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跟大家學習到這一段。下面的經文，我們下一次再繼續來學習。謝謝大家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